

醫學源流論
慎疾芻言

下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

雜著類甲
醫論叢刊之一

醫學源流論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曹炳章主編
中國醫學
源流
論言
慎疾

實價國幣叁角 合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原著者 清·除靈胎

發行人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沈駿聲

印刷者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分發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大東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梧州 廈門 重慶
徐州 南昌 雲南 杭州 重慶 廣州 汕頭 衡陽 哈爾濱 書局

(本 書 校 對 者 朱 晉 材)

醫學源流論

清 吳江 徐靈胎 洵溪 撰著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圈點

卷下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爲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爲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爲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爲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爲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脈。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

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脈不應亦如之。若脈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脈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爲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承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於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

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爲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醫道通治道論

治身猶治天下也。天下之亂。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災是也。由乎人者。如歷代季世之變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後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虛弱柔脆是也。由乎後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養與服大藥。不能免於夭折。猶之天生之亂。非大聖大賢。不能平也。後天之病。乃風寒暑溼燥火之疾。所謂外患也。喜怒憂思悲驚恐之害。所謂內憂也。治外患者。以攻勝。四郊不靖。而選將出師。速驅除之可也。臨辟雍而講禮樂。則敵在門矣。故邪氣未盡。而輕用補者。使邪氣內入而亡。治內傷者。以養勝。綱紀不正。而崇儒講道。徐化導之可也。若任刑罰而嚴誅戮。則禍益深矣。故正氣不足。而輕用攻者。使其正氣消盡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無玩民。故刑罰不廢。

則補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矣。故補中之攻不可過也。征誅之年。亦修內政。故教養不弛。則攻中之補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則養寇矣。故攻中之補不可誤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爲之。則事不墮。天下小事。以一人從容處之。則事不擾。患大病以大藥制之。則病氣無餘。患小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然而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疏密有數。純而不雜。整而不亂。所用之藥。各得其性。則器使之道。所處之方。各得其理。則調度之法。能卽小以喻大。誰謂良醫之法。不可通於良相也。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疏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疏洩。宜用疏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蘊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爲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爲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爲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

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卽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頭。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卽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黑點記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卽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病隨國運論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卽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脾胃。用剛燥扶陽之藥爲主。局方亦然。至於明季。主暗臣專。膏澤不下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爲主。至我本朝。運當極隆之會。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於上之明徵也。又冠飾朱纓。口燔煙草。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數十年前。雲間老醫知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

投溫補之人。應手奇效。此實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并執寧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陽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覩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託言祖述東垣用蒼朮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爲醫。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爲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爲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於服藥而苦於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爲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尙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樞終始篇云。人迎

一盛。寫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嗌乾取足少陰。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營輪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輪。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營五者爲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爲故。呼吸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爲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爲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痛爲瀉。隨其經氣。徐內而疾出。卽按其痛爲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爲瀉。搓入爲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卽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壓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

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瀉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九變者。輪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瀉刺、毛刺、巨刺、燔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刺、刺、輪刺、短刺、浮刺、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鑱針、員針、鍤針、鋒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又云。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况乎全與古法相背乎。

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痠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偏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食無飲。異居則水不從食。以至於脾。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土受歸之虞也。

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卽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旣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藏府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爲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澈。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卽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上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藏府。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尙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卽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尙在上焦。卽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爲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卽脹滿之中亦

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散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於諸症中擇最甚者爲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爲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榮中陰氣爲風火所煽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

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爲風火所熬。又復爲燥藥所燦。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爲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溼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溼邪之法。亦以淡滲爲主。如豬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溼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證。亦先以發表爲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后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尙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爲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尙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爲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臥